

楔子 血腥的告白

我愛你。

你真的不會明白，我究竟有多愛你。

男孩用力頓了一下，頭從撐著的掌心中滑落，兀自驚醒，揉揉雙眼才發現已經半夜一點多了，桌上擺著根本沒看幾頁的書，他蓋上書本，伸了個懶腰，手指又移上斜角的電腦。

發了個「我要睡了！」的訊息，社群網站中多的是一堆人還沒睡，一個又一個的晚安訊息跟著送出。

男孩喝口水，考試都快到了還無法專心，都嘛是因為……他眼尾瞥向夾在書裡的一張紙，臉頰不自覺微微泛紅，抽出裡頭的紙張，其實是封信。

即使在這個科技已經進步到極致的社會中，紙張依然有存在的必要，例如：情書。用手機多沒感覺？他借別班同學課本，回來時書裡頭夾了這封信，上頭是很簡短的告白字句，他知道那是誰，那是隔壁班的蔡佳儒，他們同一個社團，大家幾乎都玩在一塊，而最重要的是一他其實也很喜歡她。

魏鈺旭，我掙扎了好久，決定不讓自己後悔！我也希望就算你跟我的感覺不同，也不會影響到我們之間的友誼。我喜歡你！好喜歡你！

蔡佳儒

湊鼻一聞，信紙是香的，現在紙張很貴，因為萬事都電子化的關係，製紙的產量少了，價格自然升高，更別說是這種香水信紙，淡粉色的邊框，上頭還有著幾朵小花。

兩行字他看了幾十次，嘴角泛出輕笑，思考著要去哪兒買信紙，也要回信給她。轉頭打字，他在道晚安那則訊息下又接了個「今天心情大好，晚上一定會作美夢！」

陸續有人回應「什麼好事啊？」、「你這小子遇到什麼好事？」

他怎麼會打上去呢？這種如蜜般的事情，當然要自己留在心裡嘍。

「叩叩。」身後，突然傳來敲門聲。

魏鈺旭詫異的回首，宿舍是單人房，不可能有晚歸的室友，他只是在打字也沒有很吵，應該不會是隔壁房來敲門啊！

走廊上透著光，門縫下看得出有影子，真的有個人站在外面。

隨手鍵入幾個字，他起身往門邊走去，試探性的開口，「誰？」

「同學，我想借衛生紙。」那聲音是用氣音說的。

「噗哧！」魏鈺旭掩著嘴笑，原來是衛生紙用完了要求救喔。他打開一個小門縫，另一個男孩站在門外，一臉面有難色的模樣。

「我借你一包好了。」魏鈺旭大方的說，返身走回房，蹲下身從床底下的空間拉出衛生紙。

「喀。」在他抽出衛生紙時，聽見門被關上的聲音，於是狐疑的向左看去，發現門口的男生居然將門關了起來。

「喂，你幹麼？」魏鈺旭皺了眉，站起身把衛生紙往前遞，「喏，拿去。」

男孩冷冷的瞪了他一眼，筆直的往前走，直接來到他的桌前，望著桌上那攤開的情書，甚至拿了起來。

「喂！」魏鉉旭緊張的往前衝，這人是怎樣！

他才要伸手搶，那男孩卻一把將信紙拿得更高，面無表情的睨著他。魏鉉旭怒氣沖沖的踮腳伸長手去探，卻怎麼也構不到。

「你到底——」他氣急敗壞的喊著，這才對上這個莫名其妙同學的雙眼。

那瞪著他的眼睛沒有任何黑色瞳仁，只有徹頭徹尾的眼白。

咦魏鉉旭當場愣住，嚇得踉蹌數步，這個同學怎麼沒有眼珠子？

「很幸福嘛……」來人咧開了嘴，在唯一的書桌燈下，竄出一股森黑色的氣體，「好甜蜜啊……」

「哇啊……」他嚇得一路往床邊退，這是什麼？惡作劇還是……「你、你幹麼？」男孩高舉信紙，仰著頭說話，「好甜蜜啊，我喜歡你、你喜歡我……」他咯咯笑著，顫抖著身子，像是很歡愉一般的扭動頸子，那頸子就在頸骨上轉著圈，九十度、一百八十度……

魏鉉旭瞪圓雙眼，發誓自己聽見了頸骨喀嚓的扭斷聲響，然後那頭轉向兩百七十度，還嘴歪眼斜的朝著他吃笑起來。

最後，三百六十度，那顆頭居然跟球一般轉著……

魏鉉旭完全呆住，這是什麼？鬼……鬼嗎？還是他在作夢？或是誰在進行什麼魔術或整人遊戲？

衛生紙從手裡掉了下來，他不假思索的回身往門口奔去。不過三步距離，他要立刻衝離這裡！

但是，腰間倏地被人扣住，他慌亂回首，看見那站在他桌前、面對著他書桌的同學，雙手居然如橡皮人般延展伸長，勾住了他的腰。

那同學依然背對著他，頭卻已經轉到身後，咧著嘴衝著他笑。

「哇啊——」他驚恐的大叫，伸長了手卻無論如何都構不到門把……腰間的力量將他向後扯，一直用力往後拖。

不要不要不要！魏鉉旭扯開嗓子意圖大吼，就算晚了，至少也要喊到人來救一呃！

胸前一隻手突然往上爬移，冷不防塞進他張開的嘴裡。

「嗚嗚……」魏鉉旭喊不出聲，因為那隻手已經軟Q的往他喉嚨深處鑽了進去！腐臭味頓時瀰漫鼻息之間，他瞪大雙眼，因難以呼吸而拚命掙扎扭動身子，但那隻竄入口裡的手卻越伸越裡面……他試圖往前抓住門把，顫抖著回首看向仍然站在桌前的身影……

同學的「身體」終於緩緩轉正，一切恢復正常角度，眨眼間咻地像拉緊的橡皮筋彈回來似的，貼在他身邊。

「我愛你，我愛你。」沒有眼珠子的眼睛，其眼白正滿布血絲、逼近窒息的他，「你不會知道，我究竟有多愛你……」

第一章 謎樣的死因

八點五十，離九點整還有十分鐘，學校裡已經坐滿了人，學生們坐在位子上聊天吃早餐，等著等會兒的第一堂課。

這是個科技的世界，人類生活已經進化到相當便利。

這裡更是個多元民族文化融合之國，各種民族與文化都處在同一個國家裡，各民族有自己的方言，但是國家有統一官方語言，文化豐富包容性強。

一般來說，每個城市都會分成三區到五區，依照地位、收入與社會貢獻值劃分居住；人們可以跨區工作，但不能跨區居住，如果因求學或是工作必須跨區居住，必須有該區戶籍者的擔保。

而一旦跨區居住者潛逃或是犯罪，擔保者必須一同承擔罪責。

因此這個國家裡跨區居住的很少，除非是做事業的人，或是某些權勢較高的人們請傭人才會進行擔保。這樣的分區可以確保治安問題以及犯罪防治，基本上罪犯都是住在第一區集中管理，相對的也被貼上了標籤。

但很簡單的，只要不犯罪就不會被驅趕至第一區。不過也是有漂白計畫，能夠讓人以某些條件爭取離開第一區。

國家社會福利相當優異，就算是第一區的前科犯也都能有穩定的工作與收入，雖然好像以能力與經濟劃分區域，但絕非歧視，任何人都能夠跨區消費，餐廳也不會限制出入的人士。只是第五區的消費第三區的人根本買不起，各區物價是受到控制的，所以人們都安分的待在自己適合的地區內居住。

依照福利與物質條件而言，一區確實比一區高，越高級的區域受到的待遇越佳，工作越好、薪水也越高！但相對的要有足夠的能力勝任工作，也要有本事繳納高額稅款。

人人生活得愜意，居住在適合自己的地方，合理的消費與物價，平靜的生活，加上分區管理、犯罪者的嚴加控管，社會反而安和樂利，還因為各色人種與文化的結合，多出了許多特殊節日與樂趣。

只是雖然各區乍看之下劃分清楚，但是也有些例外。

例如第四區的「繁星高中」。

這是間遠近馳名的私立明星高中，只要考得上的人都能來唸，沒有區域的限定，就像過去的明星高中一般，只要資格夠，誰都能入學。而且成績如果夠優秀，要申請獎學金跟補助款也都沒問題，校內有許多家長願意慷慨解囊給聰穎但沒錢唸書的學生們。

各區都有這樣的明星高中，當然這些明星高中還是有一定的排名，到了大學更是困難的關卡，尤其是國立的「菁英科大」，那簡直是智商兩百以上才能考得進去的學校。

在這個時代裡，教育著重的是知識與技能並行，學生並非只能唸書，而是從國中開始就教導技能，即使國中畢業無法升學，也能憑一己之長去找工作。至於能唸明星高中者，多半都是為了能進特殊大學，因為進了那些學校，幾乎等於未來可以進入政府相關單位工作了。

路很長，也很競爭，但就是適合某些人。

當然，也有某些不太適合的人，在這股洪流中硬撐。

「啊……」洪玫瑰打了一個超大的呵欠，一臉睡意的托著腮。

「玫瑰，妳幹麼？」隔壁的女孩愣了一下，「昨晚又沒睡？」

「怎麼睡？功課根本就寫不完。老師昨天教的，我沒有一個字看得懂。」洪玫瑰極度無力，腦子糾成千千結，「怎麼辦？考試快到了，我這樣死定了。」

「不急不急，放學到我家，我教妳好了。」女孩皺著眉說。她跟洪玫瑰一開始雖不算知交，但這個月坐在一起感情急速增長，知道玫瑰很認真，但是唸書實在超出她的能力範圍了。

「真的嗎？佳儒妳是好人！」

蔡佳儒面有難色，雖然洪玫瑰是考上這裡了，但是明星學校還是有分第一名跟最後一名啊。她知道玫瑰用十一分的力氣去唸書才勉強吊車尾考上繁星，但是真的進入這所學校後，這些課業就不是她能負擔的了。

彷彿得到救星似的，洪玫瑰笑得樂不可支，奮鬥幾個晚上的微積分總算有希望了。

「那……妳幫我一個小忙好嗎？」蔡佳儒忽然湊上前，囁嚅的說。

「妳說，千刀萬剮我在所不辭。」洪玫瑰非常有義氣。

「不、不必千刀萬剮啦。」拿微積分換千刀萬剮？太誇張了，「就、就陪我去買飲料。」

「買飲料？」洪玫瑰圓睜雙眼，她有張洋娃娃般精緻的臉龐，瞪圓眼時超萌，「買飲料幹麼這樣小聲？走啊！」

洪玫瑰大方的起身，她就坐在後門邊，走出教室超快。

外頭幾個男同學本來擋著門聊天，一看見她站起來紛紛自動讓出條路，她也笑容可掬的跟他們道謝。

唔，好正！一票男生雙眼痴迷地望著洪玫瑰，瞧她婀娜的身段，凹凸有致不說，還頂著一張洋娃娃般的臉龐。黑色長鬚髮、濃眉大眼，睫毛濃得像戴了兩層假睫毛，粉色櫻唇，白皙粉嫩的臉頰永遠帶著一抹紅暈。

還有一點很重要，就是她永遠都穿裙子。

想想，洋娃娃搭上牛仔褲或許帥氣，但還是裙子最符合那種浪漫氣息。不管長裙短裙，無論是花邊蕾絲風或是波西米亞風……她怎麼穿都甜美怡人。

她的雙腿修長美麗，穿短裙俏麗、穿長裙端莊，不只在班上受人矚目，全校都知道這個比玫瑰還美的洪玫瑰。

蔡佳儒抓了錢包跟上，知道男孩們的視線全部投射到好友身上，她自己長得也算清秀，但是怎樣都不如洪玫瑰顯眼。

不過沒關係，她已經有喜歡的人了。

「喂，妳是出來找人的吧？」洪玫瑰突然附耳在旁，賊賊的笑說。

蔡佳儒臉一紅，不用說話就道盡了一切。「我、我就想喝……」

「昨天要我幫妳借書，明明自己有帶，哎呀！」洪玫瑰笑得俏皮，「我就知道妳喜歡魏鈺旭。」

「玫瑰！」蔡佳儒低聲的拉了拉她，「妳不要那麼大聲啦。」

「噓……小聲，我小聲。」她輕快地往前走，一路直奔隔壁班後門，「我找魏鈺旭！」

洪玫瑰直截了當，一點彎都不拐，蔡佳儒呆站在走廊上面紅耳赤。玫瑰怎麼這麼直接啦？這樣不尷尬嗎？

「哇，洪玫瑰！」隔壁班果然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。

洪玫瑰今天穿著白色蕾絲上衣加上多層次花邊小短裙，平底娃娃鞋一雙，怎麼看怎麼迷人。

「魏鈺旭……魏鈺旭外找！」有人大喊著。這小子不知道走什麼運，洪玫瑰連著來找他兩天。

「咦？還沒來耶。」

「還沒來？」洪玫瑰下意識看了看錶，「都快九點了，這麼會睡？還是塞車？」

「魏鈺旭住校啊。」幾個同學也感到奇怪，有人甚至幫忙撥打手機，「他沒有遲到過，平時很早就到了。」

洪玫瑰向右瞥了蔡佳儒一眼，示意她靠近些，蔡佳儒當然焦急地上前，她認識魏鈺旭一陣子了，他是個從來不遲到的人，甚至都提早到。

同學撥了兩次手機，有點狐疑，「沒接耶。」

「對啊，早上他也沒在班網上發訊息。」另一個同學正用手機上網，「通常他起床會說早安，然後報告今天想吃什麼。」

同學們開始竊竊私語，又有人試圖撥打魏鈺旭的手機。

蔡佳儒緊鎖眉頭，一臉憂心忡忡，猜他該不會是生病了。

洪玫瑰跟隔壁班同學道謝後，突然拉起蔡佳儒的手，不是往教室的方向走，而是直直往樓梯那兒疾走過去。

「玫瑰？玫瑰？」蔡佳儒慌了，「妳做什麼？要上課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們遲到一下下。」她回眸笑著，「妳也很擔心吧？就直接去找他吧。」

「直接……」蔡佳儒滿臉通紅，直接去找魏鈺旭嗎？

洪玫瑰是行動派，她們一路奔向走廊底的大樓梯，結果樓梯上居然圍滿了人，而且清一色是女孩。

「哎！」她立即拉著蔡佳儒繞過樓梯，改往電梯那邊走。樓梯塞滿了人，看來是走不得了。

「玫瑰，老師們都搭電梯上來的耶。」蔡佳儒心慌意亂，她怎麼還敢挑電梯坐？

「我們走樓梯下去吧。」

「拜託，那些女生都在等學生會長，等等要是在樓梯間遇到他，豈不被那些女生擠死。」洪玫瑰噘起嘴，又多望了那群女孩們的背影一眼，「又是點心又是情書的，怎麼能這麼受歡迎啊？」

「因為他是玄貽啊。」連蔡佳儒都不得不承認，現在這個學生會長有多優秀。「光是外表就迷死人了，功課、體育樣樣精通，又有領導力。」

洪玫瑰鼓起兩個腮幫子。說的是沒錯，在這個凡事都電子化的時代，能接到這麼多卡片跟情書的人，大概就只有他了。

「可我還是覺得，他不如外表那樣親切。」她聳著肩說，電梯門緩緩開啟，「老師不是說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嘛——」這個「嘛」字洪玫瑰還張嘴含著，卻闔不上了。

因為，電梯裡站了一個人，不是老師，不是教官——

高瘦的男孩就站在靠電梯門之處，他有張混血的俊美臉龐，近乎透明的肌膚吹彈可破，深棕色的頭髮柔軟滑順長至耳下，旁分的瀏海遮住他的左眉，直挺的鼻梁上架著副琥珀框的眼鏡。

這就是風靡萬千少女的玄翕，這所學校的學生會長，擁有俊逸的容貌、高貴的氣質還有聰穎的頭腦，讓一堆女孩心神嚮往的男孩。

他也是曾轟動一時的奇蹟少年，有段傳奇性的過往，高中入學前因為坐上酒駕同學的車子，發生重大車禍，一車五人便有四人當場死亡，而他不僅生還，甚至只有擦傷，只不過頭部經過撞擊後，失去了所有記憶。

他將自己、父母、師長甚至是那場車禍或是過去的同学，全忘得一乾二淨，這件事到現在大家都還視為奇聞。

洪玫瑰卡在電梯前，尷尬的擠出笑容，剛剛她隨口說的話，隔著這道電梯門，玄翕應該沒聽見吧？

「早安。」玄翕薄唇淺笑，禮貌的頷首。

「早……」洪玫瑰發誓自己聲音一定很不正常。

她們讓開一條路，讓男孩走了出去，他才一踏上走廊，前頭的樓梯口立刻爆發騷動，女孩們尖叫著跑上來道早，早餐甜點紛紛奉上，當然也不乏急需學生會長簽名的文件，只是那群人擠也擠不過女孩們。

洪玫瑰拉著蔡佳儒進電梯後，全身有些僵硬。

「妳說他應該沒聽見吧？」她緊張兮兮的望著蔡佳儒問。

「玄翕同學待人一向和氣，就算聽見了可能也不當回事。」蔡佳儒聳聳肩，這個會長最讓人稱道的，就是脾氣好、態度溫和。當然，任何人都會有人喜歡有人討厭，一堆人也說他做作，不過玄翕從來不以為意。

反正實力戰勝一切，玄翕的體育、專業技能、課業都是首屈一指，他並不需要花時間去跟誰爭論些什麼。

「不過妳下次講話還是小心點啦，被玄翕的親衛隊聽見就不好了。」

「我隨便說說嘛，因為他實在太完美了，我嫉妒！」洪玫瑰噘著嘴，內心是羨慕得不得了。

玄翕根本是大家都公認一定能考上菁英科大的人，而她卻是個拚死拚活卻只能吊車尾的傢伙。怎麼有人能這麼厲害呢？長得又帥又高，各項成績都優等，連超難的學生法務特考他也在高一一次就考過，人生真是太不公平了。

不過，洪玫瑰也是有自信的一部分，那就是她的廚藝，她就不信玄翕連煮飯都——等一。

聽見鐘聲響起，蔡佳儒有些不安，但洪玫瑰卻當沒聽見似的，拉著她往宿舍方向去。

宿舍是男女混住，只有分男生左邊女生右邊，並沒有門禁或是禁止跨越等規矩，因此洪玫瑰她們進入宿舍引人注意的地方，只在於現在是上課時間而已。

「哪間妳知道嗎？」洪玫瑰進入男生宿舍區，幾個才起床的男同學在走廊看見她嚇了一跳。

「嗯，我來過。」蔡佳儒尷尬的說，「就寫作業和討論社團的事。」

「哦～～」洪玫瑰咯咯笑了起來，「幹麼害羞？喜歡就喜歡咩！」

走在七樓走廊上，一路到了逼近底間的地方，這兒比較安靜。雖然高中也是選課制，但第一堂課多半是必修，從靜謐的狀況看來，現在大家都有課。

洪玫瑰輕輕敲了門，身邊的蔡佳儒漲紅了臉，要不是有玫瑰，她根本不敢這樣直接過來。

「哈囉，魏同學，起床嘍。」伴隨著說話聲，洪玫瑰朝門板又敲了敲。

回應她的，還是只有一片靜寂。

「去上課了嗎？」洪玫瑰好奇的回首望著走廊上的男同學，「我們剛剛一路過來，好像沒遇見他厚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……」蔡佳儒話說到一半愣了下，她手上的錶閃著紅燈，還伴隨著震動。

沒兩秒，連洪玫瑰的錶也一樣，「唉，老師在找我們了。」

點名不到，講台上的電腦板一旦做了記號，手錶就會通知該學生回教室裡。再不快點，等會兒手錶就會發出高分貝的聲音，跟警鈴一樣吵死人，除非她們立即跟老師視訊，回答老師她們人在哪兒。

「啊，好快喔……」洪玫瑰舉起右手望著錶。

蔡佳儒已經拔腿往前跑了，沒人希望吵得整棟宿舍都是警鈴聲。

嗶—嗶—

刺耳的聲音驀地響起，洪玫瑰下意識摀住耳朵，連蔡佳儒都失聲尖叫，但是下一秒，她們都分辨出這警示音並非來自於她們的手上。

咦？洪玫瑰緩緩回首，刺耳的警示音來自……她倏地回身，直奔向剛剛敲門卻沒人回應的宿舍房間—魏鉉旭還在裡面

「玫瑰？」蔡佳儒也跟著過來，「是他的錶嗎？」

「有人上課會不戴錶嗎？他一定還在睡啦。」洪玫瑰直接拍門，「這麼吵也該醒了吧？魏同學！」

幾秒鐘後，聲音越來越刺耳，洪玫瑰渾身都不舒服了。緊接著，換她們的手錶響起，洪玫瑰不假思索的點選通話按鍵，直接跟老師視訊。

蔡佳儒倒抽一口氣，也只好硬著頭皮照做，告訴老師她們來找同學，而透過視訊傳遞的刺耳警示音，也讓導師都蹙起眉。

怎麼會有人在這種震耳欲聾的警示音下還睡得著呢？

洪玫瑰跟老師通話到一半，眼尾不由得掃向門，附近陸續傳來開門聲，幾個沒課的高年級生都在破口大罵—到底哪個蹺課的傢伙？吵死人了！

「玫瑰……」蔡佳儒望著她握住門把的手，緊張的低喊。

洪玫瑰轉動門把，門沒有鎖。她瞥了蔡佳儒一眼，咬了咬唇，猶豫著是否該開門進去。

兩個女孩就盯著那銅色的門把，而後相互對望，蔡佳儒一顆心跳得極快，裡頭的刺耳聲音正擊襲著她的神經，她開始祈禱魏鈺旭不要在裡面，他只是忘了戴錶，人已經出門了。

她雙手交握，身子微微發顫，畢竟在這種高分貝的警示音下還不出來，只會讓人往壞處想。

洪玫瑰深吸一口氣，硬著頭皮說了聲，「對不起，我進來嘍。」她唰的一把將門推開，頭垂得老低，害羞地怕看到萬一正在換衣服或幹麼的男生。

結果，魏鈺旭果然還在房裡。

伴隨著刺耳分貝的警示音，他的手錶就擱在書桌上，桌上正在震動的是他的手機，應該是同學打來的，催他起床上課。

而他，就在洪玫瑰的面前……只是高了點。

男孩的身子吊在天花板上，晃晃悠悠，被絞斷的舌根都吐了出來，繩子在他頸上勒了好幾圈，下半身的褲子染滿身上流下的鮮血，赤裸的上身血紅一片，還有血滴正在他垂下的指尖凝結，緩緩的成為血珠……

滴—答—

地板上是一窪血灘，床上、牆上、被子上甚至開著螢幕的電腦上，處處是飛濺的血跡。

魏鈺旭充血的眼球凸出眼眶，向下望著，恰巧與洪玫瑰四目相交。

洪玫瑰戰戰兢兢的往上望，幾乎動彈不得，她身後的蔡佳儒腦袋一片空白，兩個女孩幾乎是幾秒後才終於發出反應。

「啊—」

手電筒啪的照亮天花板，警方對著上頭照了又照，相機朝著上方拍了無數張照片，就算放到最大，也無法瞭解上吊的繩子究竟是怎麼「黏」上去的。

現在根本少有外接式的燈具，宿舍的燈都是嵌燈，幾乎都是嵌在天花板裡的，更別說哪有樑柱讓人上吊，但偏偏這個學生，就真的吊死在自己的宿舍裡。

發現者是兩個高二女學生，她們到現在還抖個不停，被留置在宿舍的公共區域中等待做筆錄跟問話，老師和教務長都趕來了，甚至連學生代表也第一時間抵達，目的是為了保護學生，不讓其權益受損。

宿舍的公共區域是一個十五坪大的空間，有沙發、電視也有小廚房，只是每間宿舍裡也設備齊全，學生都用三十吋以上的電腦螢幕觀看電視節目，除了少部分經濟較不許可的雙人房宿舍學生外，根本很少有人會用到公共區域。

這裡寬敞舒適，洪玫瑰跟蔡佳儒坐在四人大沙發上，導師坐在蔡佳儒身邊，不停地安撫哭泣中的她們，而一旁的雙人沙發上，坐著溫文儒雅、一派從容的美男子——學生會長玄翕。

「法務呢？」導師看見玄翕，皺著眉問。

「居達有一堆考試要準備，我也擁有學生法務執照，由我來就可以了，讓他多點時間唸書。」玄翕扶了扶眼鏡，轉向洪玫瑰，「請放心，我會保障妳們的權利的。」

「唔……」洪玫瑰滿臉淚痕，「謝、謝謝。」

後面走廊那側聽得出兵荒馬亂，蔡佳儒哭得心碎。她昨晚緊張得徹夜未眠，就是在期待今天魏鉉旭是否會有所回應……她一直覺得他也喜歡她，所以才鼓起勇氣告白，誰知連答案都沒能得到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看見他吊死在宿舍裡的屍體！

「大家好，我是泰瑞莎，發現屍體的是妳們嗎？」

一個女警聽到他們的對話走了過來，就坐在玄翕對面的沙發上，他們三組人馬呈U字型坐定位，中間放了張大桌子，現在上頭擺滿面紙、筆、錄音機跟一些證物。

「她叫蔡佳儒，她是洪玫瑰。」導師謹慎的介紹著。「第一個發現屍體的是……」導師蹙眉，望了望兩個學生。

「我。」洪玫瑰囁嚅的說，「是我開的門。」

一開門，那屍體就掛在上頭，背後是拉起的窗簾卻透著陽光，讓屍體的影子全籠罩在她身上。

「妳們為什麼上課時間會跑到宿舍來找人？」泰瑞莎狐疑的挑起眉，「彷彿知道他一定出事了似的。」

「泰瑞莎警官，請注意妳的措詞，妳像是在質疑兩位同學是兇手。」玄翕幽幽出聲，「她們是目擊者。」

「也有可能是兇手。」泰瑞莎毫不在乎的說著，「在眾多命案中，兇手假扮成目擊者的命案佔了百分之七十。」

「那是否要先解釋一下，命案現場上吊的繩子，是怎麼穿進水泥天花板裡的？」玄翕直起身子，嘴角帶了抹嚴肅的笑容。

穿進？洪玫瑰愣了一下。對啊，全是平面的天花板上，要怎麼穿過繩子上吊呢？泰瑞莎皺起眉心，她疑惑的是為何這個學生會知道警方才剛接手偵辦卻未公開的事情，自己甚至在走過來的前一分鐘，才跟其他員警觀察出那根本是嵌進水泥天花板裡的繩子，非得鑽開天花板才能取下。

「我的工作是在證實無罪之前，人人都有罪。」她深吸了一口氣。「走廊有即時監視器讓你查看嗎？」

玄翕微笑以對，「妳針對嫌疑犯，合情合理，但兩個女生都不可能做出這種事，更別說她們這幾天根本沒有進出過男生宿舍的紀錄。」玄翕一邊說，一邊出示手上電腦的進出刷卡紀錄。

「哇塞！」洪玫瑰立刻吃驚的瞪大雙眼，「會長，你好強喔，你什麼時候申請的？」

「噓。」玄翕對她比了一個手勢，現在她們兩個都不宜開口。

泰瑞莎擰起眉，坐在她眼前的學生會長不僅只是懂學生法而已，根本像個律師一樣在應對她。

「請哪位跟我說明從妳們離開教室後發生的所有事。」她放棄質問，改請她們用陳述的方式交代事情經過。

蔡佳儒還在哭，洪玫瑰情緒恢復得比較快，她注意力完全轉移到玄貽身上，真的沒想到會有這麼聰明的人。她們才發現屍體沒多久，他在接到通知後居然已經去調門口過卡的紀錄了，好強喔！

於是，洪玫瑰開始敘述經過，單純得很，只是當她把「情書」的事也講出來時，蔡佳儒雖一陣錯愕，現下卻連害羞的機會都沒有了。

「那麼，」泰瑞莎拿出一個透明夾鏈袋，擱到了桌上，「這張情書就是妳寫的嗎？」
「咦？洪玫瑰好奇的湊過去瞧。

玄貽微皺著眉，又不是她寫的，她急什麼？他也起了身，為了預防栽贓行為，他胸前的徽章攝影機早就在運作。

蔡佳儒抖著身子往桌上望，夾鏈袋裡是張沾滿血的香水信紙，上頭是她用羞澀與期望寫下的字句，此刻映入眼簾的，卻是無盡的心碎與恐懼。

「是。」她哽咽的說著，「為什麼……為什麼上面都是血？」

「這放在魏鈺旭的桌上，他似乎反覆看了好幾次……或是兇手。」紙張上都是揉痕，除了摺痕外，還有拿著痕跡。

看了好幾次？蔡佳儒咬著唇，豆大的淚珠再度往下掉。魏鈺旭是想著要怎麼回覆她嗎？究竟看著那封信的他，在思考些什麼呢？

「死者的身上，刻著這封信上面的字。」泰瑞莎的下一句話，語出驚人。「前胸後背，密密麻麻。」

蔡佳儒立刻停止啜泣，連口氣都換不上來的看向她。

洪玫瑰瞠目結舌，腦中倏然想起映在眼前的屍身，那滿是鮮血的身子……赤裸著的……

「刻在身體上？」她脫口而出，「難怪魏鈺旭的身上都是血……」

「的確是刻在身上，信很短，所以被反覆的刻著，法醫初步判斷是生前的事。」泰瑞莎沉穩的說。

「生前？」玄貽不解，「如果是刀刻，沒有人能耐得住疼痛不叫——除非被麻醉。」

「這個我們得等解剖。」泰瑞莎將夾鏈袋收了起來，「蔡佳儒同學，請妳仔細思考，妳跟誰有過節？或是魏同學跟誰處不好？」

蔡佳儒搖著頭，拚命的搖頭。怎麼可能有這種事？他們只是高中生啊，大家的生活就是唸書與考試或是努力學一技之長，哪會有什麼過節或仇家？

況且再大的恨，也不可能殺死一個人啊！

「警官，」洪玫瑰舉起手，乖巧的像上課要發言，「所以妳的意思是……魏鈺旭不是自殺的？」

泰瑞莎瞪圓了眼望向洪玫瑰，帶著一點驚愕。

「洪同學，基本上不會有人厲害到把鏡子文字刻在自己身上後，再爬上去上吊。」玄貽溫溫的開口，「而且還可以不踩上任何椅子、床或其他輔助工具就吊上去。」

「咦？」洪玫瑰仰起頭看著他，尷尬地笑，「對厚。」

玄貽輕聲笑著，搖了搖頭。

「這兩位同學必須隨時配合警方辦案，也請留意人身安全。」泰瑞莎起了身，向

洪玫瑰她們領首，兩個女學生趕緊站起，也朝她點頭。

洪玫瑰當然心有餘悸，沒想到只是陪蔡佳儒過來找心儀的男生，卻會遇到這樣的事情，直到現在闔上眼，她都還能清楚的回想起那具晃動著、瞠目吐舌的屍體。

「借過！借過！」

後頭一吆喝，她們回身，就見屍體被抬了出來。

蔡佳儒又哭了起來，導師趕緊安撫她。洪玫瑰下意識的後退，明明有沙發隔著，她卻忍不住顫抖。

玄翁禮貌性的往旁邊退開，看著擔架上被層層白布覆蓋住的屍身，很難想像在學校裡也會發生這種事。

而他好奇的是，魏鉉旭到底是怎麼上吊的？

第二章 遺留的證物

後來警方真的是出動鑽孔機，將天花板都給鑽開，才取下那根麻繩。麻繩取下時是個圓圈狀，中間根本沒有任何的結，彷彿是天生而成的圈形，連請來協助鑑定的資深編結師傅都直呼不可思議，因為再如何高明的技巧，也不可能將毫無繩結的繩子固定在天花板上。

繩長共一公尺，一半沒入天花板中，像是水泥未乾時置入，乾涸後才能與天花板連結在一起——問題是，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！

每間宿舍房間都不會莫名其妙掛條繩子在那兒，哪個學生能接受一打開房門就有個套頸似的圈懸在半空中？不只蔡佳儒去過魏鉉旭的宿舍，很多同學也都去玩過，天花板從來就沒有東西。

「不可能！魏鉉旭是品學兼優的孩子，下星期的考試在模擬考時成績優秀，不可能鬧自殺。」導師的聲音從社團公共區域傳了出來，激動的說著。

是啊，自殺已經很詭異，但最詭異的還不只於此，而是魏鉉旭的屍體。

屍體正面用尖刀刻著蔡佳儒寫給他的情書，每個字都切開肌膚，像恨不得烙上去似的，一共寫了兩遍，而背面……刻的居然是他的回信。

蔡佳儒顫抖地看著筆電，上頭的照片是屍身沖洗過的特寫，每個字都清清楚楚——佳儒，我也很喜歡妳，從進社團第一天起就注意妳了，結果我居然鼓不起勇氣，還讓妳先告白，但是我一定更早之前就喜歡妳了，請跟我交往！

洪玫瑰擔心地望著她慘白不已的臉色，她連電腦都拿不住了，手一鬆啪的就掉落，幸好泰瑞莎眼明手快接住了落下的電腦。

蔡佳儒連連踉蹌兩步，雙腿一軟直接倒下，導師趕緊攙扶住她，她卻只是瞪直雙眼往前看，像尊木娃娃似的僵硬……

晚上七點多，她們才剛到社團大樓，泰瑞莎又出現在學校內，將她們倆連同導師都找來，因為一魏鉉旭屍身上留下的「兇手訊息」太過詭異。

「我們對過字跡了，跟蔡同學的字一模一樣。」泰瑞莎看著被扶坐好的蔡佳儒，

「而死者背後回信的文字，筆跡也跟死者一模一樣。」

「什麼？」洪玫瑰無法置信的搖著頭，「佳儒不會做這種事，她喜歡魏鉉旭，怎

麼會去……而且魏錚旭要怎麼樣拿刀子刻自己的背部啊？」

這點泰瑞莎當然知道，所以這是起棘手的案子，讓她渾身上下都不舒服，頗有數年前那場大浩劫的感受。她蹲下身，拿著筆電又要對向僵硬的蔡佳儒。

導師看了不免皺眉，一定得這樣刺激學生嗎？

「下一張是什麼照片？蔡佳儒不能再受刺激了。」門外突然走進一名高瘦的美男子，他眼鏡下的雙眼透露一絲不悅，「老師，警官來應該要通知我吧？」

「玄翕？我想已經晚了……」導師有些尷尬，「也不確定你方不方便過來……」

「她們兩個都方便了，我有什麼不方便？」玄翕疾步上前，他已經換過衣服，想必是回家洗過澡了。

「對不起，麻煩你了。」洪玫瑰趕緊領首，不好意思還讓他特地過來一趟。

玄翕瞥了她一眼，洪玫瑰身子不禁一凜——他剛剛是在瞪她嗎？

「不會，這是我的工作。」連一秒都不到，玄翕居然揚起笑容，「泰瑞莎警官，我很尊敬妳的專業，但是這兩位是剛成年的女孩，妳不能拿著駭人的屍體照嚇人。」

「只是全屍局部照，並不是什麼剖開屍體或是血肉腐爛的恐怖照片。」泰瑞莎說得振振有詞，但洪玫瑰聽到都不禁打了個寒顫。玄翕走到泰瑞莎身邊，由她先展示下一張照片，經由他的同意後，才能給蔡佳儒看。

「先給我看好了，為什麼都要嚇佳儒？」洪玫瑰咬著唇一馬當先，「她都嚇成那樣了。」

蔡佳儒連句話都說不出來，只是發著抖，淚水撲簌簌不停地落。

「妳們發現屍體時都沒有注意到其他異狀嗎？或是取走現場什麼東西……」因為這尖銳的兇器，現場都遍尋不著。

「兇手不會帶走嗎？」玄翕溫和的說著，「泰瑞莎警官，妳一直針對我們學校的學生，讓我感覺很不舒服。」

「你不要多想，我只是希望可以查清楚。」泰瑞莎淡淡瞥了玄翕一眼，但洪玫瑰卻可以感受到兩人之間的劍拔弩張。

事實上，泰瑞莎的確滿針對她們的，感覺不到只是在詢問目擊者，而是真的將她們兩個當作嫌疑犯在看待。

不可否認現今刑法已經降到十四歲為成年，以民法來論，她也滿十六歲成年的年紀了，因為犯罪年齡的確連年降低，在幾十年前最為嚴重，當時的青少年殺人面不改色，還能在警局嬉笑怒罵，曾興起一股降低少年保護法標準的聲浪。

不過當時全球氣候發生大變動，經濟隨之崩潰解體，世界進入大混亂階段，歷經十餘年後終於出現領導者重整一切，再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，科技再次崛起，種族與國度重新洗牌，最終成了現在這個安定的世界。

H國內有著嚴格的分區制與生物特徵辨識科技，讓犯罪者幾乎無所遁形，嚴格的法令讓人再也不敢犯罪，犯罪率是下降了，但卻似乎變成一旦發生命案，就會恐怖得令人毛骨悚然，而且犯罪年齡也幾乎分布在十四到二十歲之間。

所以，其實洪玫瑰不在乎泰瑞莎怎麼看她們兩個，畢竟這也是她的職責所在。

「不要吵架！」她一步上前，硬是擋在泰瑞莎跟玄翕之間，「我開了門一看到魏鉉旭，就和佳儒尖叫的往後退了，連房間都沒踏進去，也沒拿走任何東西。」她很認真的說著，一邊看向那筆電裡的照片，照片裡依然是魏鉉旭的屍體，只是局部放大到她認不得是哪一個部位，可是上頭依然用歪歪斜斜的字刻著……刻著……

「這什麼意思？」她指著上面的字體，「日文嗎？」

玄翕用有些驚奇的眼神望著她，「妳看不懂？」

洪玫瑰狐疑的瞥了他一眼，再認真的看著照片，「我應該要懂嗎？」

「四年級不是就上過初級日文了？」玄翕會感到驚訝，是因為這是非常基本的單字。

「哎呀，我現在都十一年級了。」洪玫瑰乾笑起來。初級日文？她早就忘光光啦。泰瑞莎沒心情看他們搞笑，蹲下身子就把照片往蔡佳儒眼前遞，「認得嗎？這是誰的字跡？」

因為這個字體，跟胸前後背的字跡截然不同，出自第三個人的筆法——或許是兇手的。

「不一」蔡佳儒根本連回話都沒辦法，尖叫著摀住臉頰，「走開！走開、走開！」下一秒，她掙開導師的手，直接朝樓上奔離。

「蔡佳儒！」導師緊張的大喊著，回頭厭惡地瞪了泰瑞莎一眼，連忙追了上去。洪玫瑰也想追，但是泰瑞莎卻拉住她，不讓她離開。

「妳等等，我還有話要問妳。」那個問不通，還有這一個，況且以辦案的角度，每個人都是嫌疑犯，她必須假設蔡佳儒是在演戲。

「咦？」洪玫瑰眨了眨眼，這到底是什麼狀況？「會長不是出示了進出紀錄，證明我們兩個不可能殺了他？」

「是啊，以人類的模樣是不可能。」泰瑞莎表情冷冷的，忽然冒出了這句話。洪玫瑰聞言一時錯愕，她聽不懂警官的言下之意。

但玄翕可清楚了，不由得眉心微蹙，一手直接勾過洪玫瑰的肩膀，硬是將她從泰瑞莎的手裡給逮回來。

咦咦咦？她踉踉蹌蹌的往後摔，直到摔進玄翕的胸膛前，還被他雙手扣著肩頭緊緊護著。

「她們是正常人。」他沉著聲，「我知道這件命案有很多匪夷所思的點，讓妳會往非人的方向想。」

玄翕早在第一眼看到泰瑞莎時，就認出她是在數年前裁決者事件中聲名大噪的警察，經歷過那樣的事件後，面對如今的情況，會有這樣的懷疑也沒什麼好奇怪的。非人？洪玫瑰還在迷糊中。

「我不希望案件再擴大……通常這種詭異的現象，都只會是起點。」後面還有一大串連續案件會發生，這是她身為警察的直覺。

「這跟當年的裁決者命案應該不同吧，那時不是說是吸血鬼？」玄翕聳了聳肩，

「洪玫瑰在太陽下會跑會跳，而且平常吃得很多，也不吸血。再說魏鉉旭雖是流血過多而亡，不過血液都在房間裡，並沒有被吸乾的跡象。」

裁決者事件的新聞？喔喔喔，洪玫瑰記得，幾年前的事而已，那時一堆滅門血案，死者都被活生生撕成碎塊，還有小社區全滅的咧。

「你相信世界上有非人嗎？」泰瑞莎饒富興味的望著他。

「有什麼不能信的？裁決者事件的影片到現在網路上都還找得到。」自從那件案子後，所有人都相信世上有不同物種的存在。「但我相信洪玫瑰是人，蔡佳儒也是人。」

泰瑞莎深吸了一口氣，「我只怕殺死魏鉉旭的，不是人。」

宿舍所有的監視器都沒有看見任何進出魏鉉旭房間的人影，就連他死前在社群裡留下訊息說有人敲門的那時段，也根本沒有人在他房門口。

不過，畫面卻清楚拍到魏鉉旭開門的景象，他先開了一個小縫、再大開，最後又關了起來。影片中的他當時還探出頭來，像是在對誰說話似的……

而光從嵌在天花板的繩子看來，泰瑞莎就知道這命案有異了。

「等等，你們越說我越迷糊了。」洪玫瑰噘起嘴，「你們在說殺死魏鉉旭的不是……人嗎？」

反應真慢。泰瑞莎在心裡頭嘀咕著，嘆口氣後就要離開，不過還是再三跟洪玫瑰交代，一定要隨傳隨到，最重要的是一注意自己的安全。

泰瑞莎說完疾步離去，就剩洪玫瑰跟玄翁在社團公共區域裡呆站著，她悄悄朝身邊的俊俏側臉偷看過去，他長得真的超級好看的。

「結果……剛剛那上面寫的是什麼字啊？」她小聲的問著。

玄翁怔住了，微微低首，揚起和善的笑容，「妳是腦殘嗎？那麼基本的單字都不懂？妳是怎麼考上這所學校的？」

咦？洪玫瑰當場石化，現在在說話的人是誰啊？

「あいしてる，這個就算沒學過日文的人都知道，虧妳還考過檢定考。」玄翁斂起笑容，眼神帶著不屑，「我現在要回家了，妳們呢？」

「……」洪玫瑰眉頭都糾成一團，「會長，你、你怎麼了？怎麼跟平常都不一樣？」

「我吃飯吃到一半得為了妳們兩個衝出來，妳說我會愉快嗎？」玄翁不客氣的雙手交叉在胸前，「而且要不是妳們硬要蹺課跑去找魏鉉旭，就不會變成目擊者，我也就不必這麼麻煩。」

「……喂！你在說什麼啊？今天就算不是我跟佳儒去找，別人也會去啊。」洪玫瑰不滿的說，她沒看過學生會長態度這麼差的。

「不會。大家會找教官、會找導師，或是學校相關人員。」他挑了挑眉，「我記得擅自進入未上鎖的宿舍也算是非法入侵吧？」

「我、我……」洪玫瑰面紅耳赤，「我沒踏進去。」

「哼！」他懶得再跟她說話，「很晚了，妳不必回家嗎？但我想回去吃我未完的晚餐了。」

「對不起喔，真是勞煩你了，學生會明明有法務的，誰教你不讓他來，現在還反

過來怪我」洪玫瑰吐了吐舌，「沒想到你居然是這樣的人，性格超爛！」

「訝異嗎？」玄翕挑起一抹笑，「妳不是說過了一知人知面不知心嗎？」

咦？洪玫瑰顫了一下身子，等等……他聽見了！

她嘴巴張成字型，忍不住抬手掩住嘴，狠狠倒抽一口氣。原來她在電梯外說的話都被他聽見了。

「那你……你不必證明吧？」她咬著唇抗議。這人前後態度差得這麼十萬八千里，說出去誰信啊？

「滿遺憾的。」他回首一笑，「妳猜對了。」

咦咦咦？洪玫瑰粉拳緊握的愣站在原地，目瞪口呆望著遠去的背影，那個笑容可掬、溫文儒雅、待人和氣的學生會長，居然還真是個表裡不一的傢伙？

瞧，現在迎面走來一位老師，他還禮貌的欠身頷首，說了聲「老師再見，辛苦了。」

嗚哇，好假喔！假斃了！

後知後覺的洪玫瑰，發現只剩自己一個人在八樓的社團公共區域，趕緊三步併作兩步的往左側通道跑去。今天跟老師借了烹飪教室，能夠留下來使用所有工具與食材，她得好好把握。

本來因為社團快辦成果展了，蔡佳儒身為美術社的一員，也是費盡心力……不過現在同社團的魏鉅旭發生命案，根本沒有人有心繼續籌備，只剩蔡佳儒決心幫魏鉅旭完成他未完的作品，無論如何也想讓他的作品在成果展中展出。

為此，她才決定陪蔡佳儒一起留下來，要不然已經這麼晚了，除了住校生在校園內走來走去外，根本沒有學生會留下來。剛剛蔡佳儒雖然先跑了，但她們之前有約好，她知道蔡佳儒會去美術教室畫畫平復心情。

洪玫瑰深吸了一口氣，告訴自己不怕不怕，一切都是自己嚇自己，她只是想要把這道雙色玫瑰蛋糕做好而已——至於為什麼堅持在這發現屍體的驚悚日子做蛋糕，則是為了平靜。

她早上開門時，腦袋一片空白，眼睛只看見在窗子亮光前晃動的屍體，仰起首，卻與那凸出的眼珠四目相交，她根本都嚇傻了。

她認得魏鉅旭，因為蔡佳儒的關係所以大家常聊天，而美術社就在烹飪教室樓上，所以她偶爾做好小點心時都會拿去給他們吃，雖說是這一個月才熟的，但認識就是認識了。

掩不去心裡的恐懼，唯有做料理時，才能讓她的心情歸於平靜。

洪玫瑰的專長無他，就是烹飪。她不聰明，成績都是班上吊車尾的，體育更別說了，什麼拿手的運動都沒有，連打籃球都會被球打暈，美術勉強強，唱歌五音不全，但她最擅長的就是做菜。

不管是哪一國料理，她均有涉獵，而且從前菜到甜點無一不精，再普通的食材到她手上都能化成一道道美食。其實，只要是「賢妻良母」能做到的事，她洪玫瑰敢拍胸脯保證沒有人贏得過她。

每個人都有夢想，她的夢想簡單得很，就是一當一個賢妻良母。

或許在現今的社會中，有人覺得不可思議，因為學校教育是將每個人都培育成一

個專才，出去工作保證不會餓死，但她想做的竟是當個好妻子、好媽媽。

把家裡整理得乾乾淨淨，每天變化不同的菜餚給老公、孩子吃，打造溫暖溫馨的家園，全力支持老公的一切，呵護養育孩子。家裡不必有錢，只要過得去又不餓著就行了，她要的只是這樣平凡的日子。

或許她什麼都不會，人也不聰明，但是她知道怎樣快樂過日子，知道再生氣、再憂鬱的人，只要吃到好吃的食物就能重新補充活力，這也是對烹飪者最大的讚美。她就是愛做菜，喜歡別人品嚐食物時露出的幸福笑容，烹飪過程是她最專注的時刻，四周一切都會靜下來，沒有恐懼、沒有憂心、沒有煩惱，只有她手上即將成形的美食。

站在烹飪教室裡，洪玫瑰專注的把麵糊倒進模子裡，仔細的抹平後，平穩的置入烤箱中。接著她並沒有閒下來，要開始製作翻糖，那是要覆蓋在蛋糕體上的裝飾品。

她要做的蛋糕是愛麗絲夢遊仙境，蛋糕體該是綠色的，還要有兔子、有樹、有紅心皇后……

我愛你……

咦？洪玫瑰彷彿聽見什麼，但她只是怔了兩秒，專注力立即回到手上的翻糖，她要先捏出一隻拿著錶的兔子。

我好愛好愛你……

才用刀子刻出兔耳的洪玫瑰終於停下手邊的動作，她真的聽見了，有人在說話。對方用氣音低喃，聽不出是男是女，但真的有人在講話，而且內容還有點噁心，說什麼愛不愛的。

洪玫瑰左顧右盼，發現只有自己在偌大的烹飪教室裡，這裡最少有二十坪大，但她沒有看見第二個人。

她想專心的繼續製作她的蛋糕，但是方才那聲氣音已經讓她無法專注。

抽過大工作檯上刀具架裡的刀子，她深吸一口氣後，戰戰兢兢的往外面走去。探出一顆頭看，走廊上還燈火通明，不知道什麼時候音樂已經停了，表示許多社團的團練也已結束。她看了看腕間的錶，居然已經九點多了，她一開始煮東西就會進入忘我狀態。

應該叫勞倫斯來的，但是他來這邊也只是浪費時間，所以她才不喜歡讓他陪她……可是現在這種安靜的狀況，反而引起她的不安，尤其在學校剛死了一個人的狀況下。

先去找佳儒好了！洪玫瑰打定主意，顫抖的手擎著菜刀，小心翼翼往前走，走了十餘步來到公共區域，根本已經沒有人了，四周連一點聲響都沒有。

她快步通過公共區域，進入另一條走廊，美術社團在九樓，她還得先走上去。文化系的社團大部分安排在五樓以上，各社團自己布置的成果非常具有藝術氣息，走廊牆上不是掛著畫就是象徵樂器的照片，再不然也有人自己彩繪牆壁，舉凡美術、素描、雕刻、各式樂器、古畫社全部都聚集在此，每一次洪玫瑰到這裡來，都覺得像進了美術館。

五樓以下則是演辯社、熱舞社、西洋劍、跆拳道、動畫社等等需要大範圍空間的社團；至於烹飪社，哪類都不算，獨享八樓大角落。

洪玫瑰是不懂畫，但知道顏色，蔡佳儒擅長油畫，每一幅都溫和自然，魏鉉旭專攻雕塑，非常喜歡做雕像之類的東西，連紙黏土都能讓他做得栩栩如生。

所以，她很早就看出來他們相互喜歡，兩人有一樣的頻率、一樣的喜好，談起話來話題也很契合。情書的事佳儒也問過她，還是她鼓勵她寫的，反正牙一咬就過了，如果不成至少能當朋友，那萬一連朋友都當不成，就算自己賺到，因為好在沒跟幼稚的傢伙交往。

「喀！」

洪玫瑰嚇了一跳，條地回首，納悶身後為什麼有聲音？站在長廊上的她往遠處看過去，依然是燈火通明的走廊，一邊是社團辦公室，一邊是牆壁，那聲音像是……她眯起眼，注意到離她一公尺的牆上，有幅畫在微微晃動。

畫框敲到牆，發出輕微喀喀的聲響。

原來是畫……她剛剛碰到了嗎？洪玫瑰鬆了一口氣，發現自己緊掐著刀子的手握得死緊，真是的……人太容易自己嚇自己了，瞧她後背都濕了，嚇出一身冷汗。但才舒口氣，在她臉旁的畫框突然間又動了一不是被風吹得輕輕晃動，因為這裡根本沒有風啊！

洪玫瑰嚇得身子僵直，那貼在牆上的畫框居然又劇烈的拍打著牆，喀啦喀啦……從走廊的那頭一直到她面前，乃至於她身後甚至延伸上樓梯邊的畫，全部都齊聲撞擊起來！

「哇啊！」她嚇得尖叫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畫框紛紛掉落，洪玫瑰嚇得跟雕像一樣動彈不得，幾乎就在同時，整棟宿舍的燈陡然一暗，瞬間陷入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當中。

「啊——」她拔高了音，緊握著刀子就返身往樓梯上狂奔。

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她踉蹌的衝上樓，右手扣住樓梯扶把往上奔，一路上摔得亂七八糟自然不在話下，可她只能憑直覺往上爬。左手邊牆上的畫發出此起彼落的撞擊聲，甚至還有畫直接掉了下來。

「哇呀一哇！」她忍不住放聲大叫，樓上總有人吧？美術社的人是聾了嗎？「救命！」

因為校內的每層樓幾乎都挑高，所以樓梯分成兩層，上了樓梯轉角處還得再向右拐，洪玫瑰這時突然發現自己健步如飛，不管腳板或是膝蓋撞成怎樣，她都繼續拚了命的往右邊轉——

如果不是轉角處卡了一個人的話，她一定會一鼓作氣衝上去！

洪玫瑰緊扣著扶把戛然止步，儘管都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，但她現在卻連換氣都不敢，緊緊握著刀子的左手急忙收勢，差一點就戳到站在那邊的人了。

「我說你……下樓不能出點聲嗎？」好不容易吐出幾個字，她都快嚇死了。

「妳說……」幽幽氣音自她耳畔傳來，眼前的人影飄忽移動……這段階梯左邊是窗子，透著外頭的光，洪玫瑰可以看見那個人就「浮」在地面上。

「他愛我嗎？」

人影倏地朝洪玫瑰衝了過來，她什麼也看不見，只感覺一道影子來到她眼前——

「哇呀——」

Crescent